

崂山的那一边

马 行

我初识崂山，源自一本名为《崂山道士》的小画书。说的是一名书生，面对一面白墙，身子轻轻一闪，便到了墙的那一侧。这个故事在心底种下一个梦：总想有朝一日习得穿墙术，只轻轻迈步，就能从这一边去往另一边。

后来才知晓，崂山坐落于青岛，山势东高西低，巍然屹立于黄海之滨，素有“海上第一仙山”的美誉。参加工作之后，我数次前往崂山游历。偏爱崂山，是因为山间一块块光洁硕大的岩石。我本是学地质的，足迹几乎踏遍国内群山，却极少见到像崂山这般独特的山体。方圆四百多平方公里的山体，近乎由一整块花岗岩构成。事实上，它确实是巨型花岗岩岩体，形成于白垩纪，由大地深处的岩浆缓慢冷却凝结而成。

崂山古称牢山。当地人讲，此山坚如磐石，固若金汤，故而得名牢山。“牢”，既是坚固牢靠，也似一重牢笼，将山峦与大海，牢牢锁在时光深处。人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很多时候，困住我们的不是一座高山，而是自己亲手垒起的心墙。

这一回，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组织作家赴崂山采风，我也随行，入住黄山村一家名为“山上与林”的民宿。

次日，我们去往太清宫。一进山门，我便想起穿墙的传说，特意寻到传说中《崂山道士》故事里的那面白墙。墙面素白，像一场尚未苏醒

的梦。导游介绍，按照崂山本地流传的说法，想要修成穿墙术，要满足三个条件：一生不曾说谎，未做亏心之事，并且心无杂念。我们轮番上前尝试，自然，没有人能够穿墙而过。但我隐约觉得，踏入崂山的那一刻，我已穿过一堵墙——不是物理的墙，而是心中的墙。

这堵墙不在别处，就在我们内心。它由过往经验、固有成见堆砌，是日复一日的自我束缚。唯有穿过这道心墙，才能真正走近崂山、读懂崂山。

我有晨练的习惯，清晨五点便起身。向民宿主人打听登顶路径，主人说出门向右上有条上山小径。可我只攀登百余米，便寻不到前路，只得折返。正当打算放弃登山，一条名叫小满的大狗跑了过来。小满是民宿养的，旁人说它是陨石边牧。我素来不喜狗，对犬类一无所知，自然不懂何为陨石边牧。可小满出现的那一刻，我没有像往常那样躲闪，内心格外平静。

小满跑到前方，迈步向上。我暗自猜想，莫非它见我迷路，特意前来引路？既然如此，不妨信它一回。果不其然，走出十几米，它便带我踏上石阶山道。那一刻我心中惊叹，它果真识路。它步伐从容，时不时停下回头望一眼，那神情不像是等候，更像确认我是否跟在身后。

山野的道路，本就不独属于人类。在小满

的引领下，大约五十分钟，我登上山顶。小满蹲坐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，遥遥望向山下大海。朝阳已经升起，我拿出手机拍下海景。灰蓝色的海面浸在晨光里，好似一块缓缓化开的崂山绿玉。

再看小满，它凝望大海的模样，比许多步履匆匆的游人，更像一场虔诚的朝圣。它不懂崂山道士，不问穿墙秘术，却比我更早抵达了崂山的那一边。

到下山时分，我有两个选择：一是沿来时熟悉的原路折返；二是跟着小满下山，把前路与方向交付给它。我选择后者。我对着小满说：“小满，下山了，带路。”

小满在前引路，走着走着便贪玩起来，带着我迂回绕路，多走不少冤枉路。我边走边嗔怪，嘴里数落它，也自嘲：身为地质勘探出身的写作者，竟然把方向托付给一条狗。好几次我想折返，可四周林木茂密，辨不清道路，只能跟着它往前走。脚下一滑，手被荆棘扎破，火气一下子涌上来——我这是何苦？一个学地质、走遍国内山川荒野的人，此刻竟被一条狗领着在山里打转。

半小时后，小满把我带到一小片山间茶园，一道铁栅栏横在面前，小满打算直接钻过去。我见状大声唤它：“小满，回来！”小满闻声退回，继续带我寻路下山。

将近七点，小满带我走到黄山村北。再沿着村里高低错落的石头街巷走二十多分钟，终于回到民宿。此时我大汗淋漓，衣服扎满两厘米长的棘刺，整个人如同一只刺猬。再看小满，它静静卧卧，仿佛方才的曲折跋涉从未发生。就在这一刻，我忽然对它生出好感。三十多年不曾抚摸过狗，我蹲下身，轻轻摸了摸它的头与脊背。它毛发厚实温暖，像一件旧棉袄。早饭时，它蹲坐在我身旁，偶尔抬眼望我，眼神安静，不问来路，温柔安然。

我恍然有所悟：所谓穿墙，未必是从这一面去到墙的另一面。它或许只是：一个原本怕狗、不喜狗的人，愿意蹲下身，去抚摸狗头；一个凡事只信自己的人，在某个清晨，愿意把前行的方向，交付给一只狗。

在山中小住三日，到了下山的日子。驶出流清河检查站，恍若告别仙境，又一次穿过《崂山道士》里那面白墙，如同从一场大梦里缓缓醒来。

车行半小时，回头眺望，完整的崂山铺展在眼前。而我，已经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自己。那堵心墙，我穿过去了。不靠穿墙术，靠山中三日，靠一个清晨、一条山路、一只大狗，还有那一次俯身的触摸。

崂山的那一边，原来就是心墙的另一边。心之所至，便是那一边。



篱边的秋色

何效杰

秋意，是从一缕暗香悄悄漫开的。

傍晚的风穿过篱笆缝隙，带着浅浅凉意与干爽的草木气息。伫立院角，一丛丛菊花绕舍盛放，黄的透亮、白的素净，挨挨挤挤、自在舒展，仿佛把整个秋天都收拢在寻常篱落之间。

元稹诗云：“秋丛绕舍似陶家。”从前读来，只觉字句优美、画面清雅。真正站在满院秋光里才懂得，这不是夸张的描摹，而是朴素的生活本真。花不必名贵，景不必雕琢，花木绕屋、四时有序，寻常日子便有了诗意光景。

我缓缓沿着篱笆漫步，夕阳慢慢垂落，柔光覆在花瓣之上，为素白嫩黄的花簇镀上一层温润旧金。篱外有孩童追逐奔跑，清脆笑声随风飘荡，转瞬消散在晚风里。那一刻，忽然心生感悟：人亦如菊。

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诗句写尽秋菊的孤艳，也藏着人生深意。世间人事大抵如此，姗姗来迟的陪伴、静默坚守的温柔，往往最值得珍惜。人间繁华终会落幕，喧嚣皆是过客，真正留在身边的，从来都是沉默相守、不离不弃的人。

暮色渐浓，篱边菊花晕成朦胧温柔的剪影。伸手轻触花瓣，微凉柔韧，边缘微微蜷曲。它并不完美，却认真真真，倾尽温柔绽放属于自己的秋天。

秋日庭院的韵味，从来不只菊香。晚风浮动，另有一缕清润馥郁的暗香漫溢开来，沉静、悠远，丝丝缕缕，沁人心脾。这是桂花的气息。它从不是传说中的月宫仙种，只是扎根人间的寻常草木，不张扬、不夺目，却把全部生命力，都凝注于一缕芬芳之上，以极致细碎的花，送出至清至远的香。这是桂花独有的生命浪漫。

青岛的秋天总是从容舒缓，绵长海风放缓了降温节奏，气温缓缓回落，恰好契合桂花绽放的最佳时节。不同于北方树木仓促落叶枯黄，桂树始终一身苍翠，静静伫立在院墙角落、街巷空隙，安静从容，四季常青。它的叶片厚实革质，两两对生，叶缘带着细碎浅齿，叶面覆着细腻蜡质，油亮深沉，四季不改葱茏。若无花期，它永远朴素沉静，隐匿在市井里，无人刻意瞩目。

秋深之时，桂树叶腋间便悄然冒出细密簇状的花芽。桂花为腋生聚伞花序，一簇簇细碎花苞藏在枝叶夹角，每簇不过寥寥数毫米。花冠小巧精致，四裂规整，金桂澄黄、银桂素白、丹桂嫣红，各有风姿。单朵花极小，直径不足五毫米，渺小到极易被忽略，却能酝酿出漫溢全城的馥郁香气，微小身躯，藏着极致磅礴的生命力。

杨万里笔下“广寒香一点，吹得满山开”，写尽桂花神韵。一点微花，可染一城秋香，这是独属于秋日的浪漫。桂花花芽在前一年夏秋分化，历经漫长秋冬休眠，待到秋凉昼短、气温适宜，便集中绽放。一场秋雨洒落，细碎金粟簌簌零落，满地馨香，短暂却盛大，热烈且赤诚。

桂香从不是绵长拖沓的盛放，而是一场限时奔赴的生命盛宴。它不似月季常开不败，不惧寒梅久立霜雪，而是积攒整整一年的阳光雨露、日月灵气，在短短数日倾尽所有，毫无保留，以极致绽放，不负秋光、不负时序。

细看桂叶，亦藏自然精妙。叶片脉络清晰，羽状侧脉规整分明，叶面微凹、叶背隆起。透光观照，叶肉间遍布细密油腺点，这微小脉路，便是酝酿芬芳的天然工坊。轻揉一片桂叶，清冽草木气息萦绕指尖，微带辛凉，与花香的甜润温柔截然不同，清寂治愈，自带风骨。

在青岛的街巷庭院，桂花是最亲民秋日风物。海边常年吹拂的盐雾海风，是它岁岁经受的磨砺，海岸边的桂树因此枝叶浓密、姿态舒展，被海风雕琢出温柔坚韧的模样。纵使环境多有考验，每至金秋九月，依旧如期绽放，如约飘香，岁岁年年，从无缺席。

有人说，读懂草木，便读懂人生。植物学的解构，从未消解桂花的诗意，反而让这份美更加厚重动人。世人偏爱吟诵“不是人间种，移来月中来”，赋予桂花缥缈仙意。可桂花从不需要月宫的滤镜加持。它本是人间草木，扎根尘土、栉风沐雨，沉默生长、默默沉淀。以终年苍翠蓄力，以一瞬芬芳绽放，平凡质朴，却活出了最动人的生命姿态。

桂花不争春色、不逐夏繁，只守属于自己的秋日光阴。人生亦是如此，不必争先夺目，不必畏惧落幕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序与节奏，不必追赶喧嚣，不必强求繁盛。只要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，认真生长、尽力绽放，哪怕无人喝彩、无人瞩目，也能沉淀底气、自带清香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风景。

篱边的黄昏短暂悠忽，转瞬即逝，短得如一句小诗。可篱边秋色赋予的心境与感悟，绵长而悠远。

迟到的告白

邢思远

这份礼物，迟到了很久。四幅画，从我身处纽约、你们远在故土的时候就已经动笔了。隔着茫茫山海与遥远时差，我在异国的日夜，一笔一画慢慢描摹，想把思念和所有说不出的牵挂，都藏进色彩与线条里。

只是那段时间的我，太过执拗，太过追求完美。每一幅画，但凡有一点不合心意，我便会推翻重画，从头再来。现在回头想想，看似是精益求精的认真，实则本末倒置。我执着于画面的无瑕，却拖延了心意抵达的时间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再多的理由，都不能成为这份温柔迟迟没能送到你手上的借口。

身在异乡的这段日子，无数个安静的夜晚，我忽然彻底想通了很多事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习惯做那个被爱、被包容、被守护的孩子。我习惯性接受你的柔软、你的迁就、你的无条件偏爱，稍有不安、敏感、委屈，就会下意识等待你来治愈我、安抚我。我总在索取爱、依赖爱，却忘了，成长最重要的一课，是学着转身，慢慢变成主动去爱人的那一个。

我知道，这是一场无比艰难的蜕变。真正的长大，不只是年龄的递增，更是自我的完整与精神的独立。我需要依靠自己，在陌生的城市站稳脚跟，在独处、孤独、自愈中，慢慢拼凑出完整的自己，真正拥有内生的力量。唯有我自己丰盈、通透、强大了，才能从容、坦荡、发自内心的把爱回馈给你。

现在的我，依然不够成熟，心性依旧稚嫩软弱。依旧会敏感、会不安、会莫名纠结，会有说不清的情绪起伏。但我想郑重地告诉你：我从未放弃成长，从未停止自愈，一直拼尽全力想成为一个更健全、更清亮、更通透、更配得上幸福的人。

我慢慢看清了自己心底深藏的创伤与怯懦。那些看似无端的不安、莫名的吃醋与情绪波动，从来不是矫情，更不是无理取闹。那是我一次次自我对峙里，清醒地触碰、直面内心最深的恐惧。我在无数次反复的情绪拉扯里，一点点修补自己、救赎自己、重塑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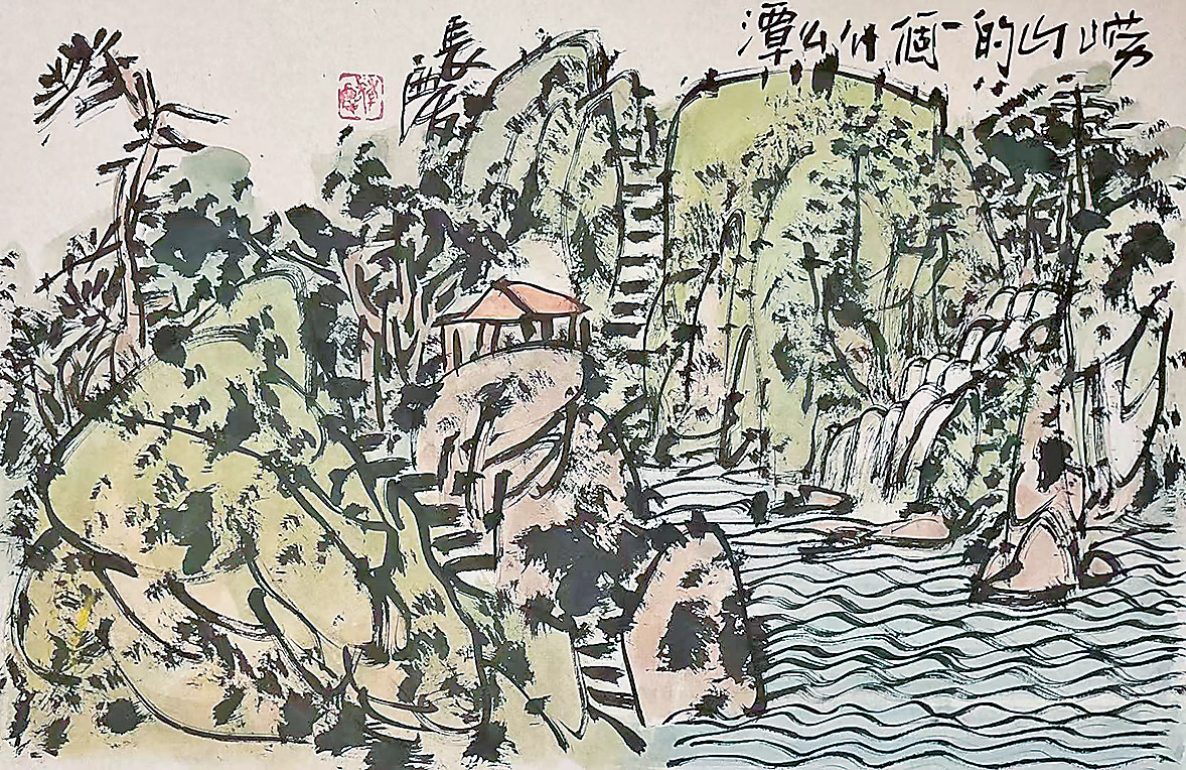
成长是一场漫长且无人替代的修行，隔着千山万水独自前行的日子尤为辛苦。可最幸运的是，无论你多么笨拙、多么不成熟、多么情绪反复，你永远包容我、耐心等待我、无条件接纳我。你隔着遥远距离，依然稳稳托住我所有的脆弱与不安，包容我所有的不完美。

此刻，我正在飞往布拉格的飞机上。山河隔远，时光匆匆，太多心里话来不及慢慢细数。这份迟到的画，是我在纽约无数个日夜的思念沉淀，是我慢慢长大、慢慢懂事的证明。它不够完美，却盛满我最真诚的心意。

往后余生，我会努力褪去稚气，学会担当，学会爱人，慢慢成为可以守护你的人。我只希冀，时间啊慢一点再慢一点，让我好好地爱你，妈妈。



■油画《迟到的告白》 邢思远



■国画《崂山》
李长庆

黔山有木

任 萱

野风味贯穿始终。最令人惊艳的是巧八角的芒果白糯米冰浆，细碎碎冰裹挟芒果清甜与糯米软糯，撒上醇香花生碎、芝麻碎，一勺入口，冰爽、清甜、软糯层层交融。温热的甜酒鸡蛋，裹挟淡淡的酒香与清甜，恰似黔地夜色，赠予晚归旅人一声晚安。

奔赴贵州，黄果树大瀑布自是此行核心所往。课本封面上的壮阔景致，从儿时记忆里的二维画卷，化作眼前奔涌奔腾的立体实景。轰鸣不绝的瀑声，恍惚间与年少校园的琅琅书声重叠。想来，无数人与我一般奔赴于此，只为奔赴儿时心底的一场山水期许。

国内水帘洞景致众多，各有风韵。连云港花果山水帘洞，是神话传奇的仙山居所；武夷山水帘洞，是朱子讲学的书香胜地；甘肃武山水帘洞，藏着露天摩崖大佛的庄严禅意。而黄果树的水帘洞，是86版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经典取景地，是无数人心中最真切的仙侠秘境。

沿湿滑石阶缓步穿行，洞内钟乳石温润莹澈，在斑斓光影中愈发幽深神秘。漫天水帘自头顶倾泻而下，隔绝尘世喧嚣，自成一方洞天。“花果山福地，水帘洞洞天”，大抵便是这般被流水环绕、空灵清幽的意境。伸手触碰飞溅的瀑珠，清凉沁人心脾，亲手触摸到了课本与荧幕之外的真实山水。穿行洞口而出，鬓发肩头尽数濡湿，一身清凉，满心畅快。

自黄果树向南而行，抵达千户苗寨。观光车行至一号风雨桥，藏于深山的千户苗寨，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。拾级而上，层层石阶蜿蜒向上，行至半山腰，方抵达民宿“见山”。山藏深谷，不轻示人，唯有步步登临、静心探寻，方能窥见山居真容。

西江千户苗寨，千余户吊脚楼依山而建、层叠铺展，覆满整面青山。木柱、木梁、木墙板，山野木料扑面而来。灰瓦木楼错落有致，铺展成一幅古朴悠远的山居古画。这般枕山而居的错落格局，与青岛青山渔村颇有相似，却又截然不同：故乡渔村红瓦映碧海，苗寨古楼灰瓦枕青山，一海一山，各藏风华。

寨中“猪圈咖啡”与“村上书房”是别致的文艺秘境，山间观景平台可将整座苗寨风光尽收眼底。中国人的浪漫，向来藏于山水夜色之中。太湖古镇打铁花璀璨热烈，徽州鱼灯巡游温婉灵动，而西江苗寨的浪漫，是漫山遍野、绵延不绝的万家灯火。

晚七时，暮色初临，一号风雨桥观景台早

酸汤砂锅粉依旧是熟悉的木姜子鲜香，山